

金劍除魔



金剑除魔

下

金 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年·沈阳

金剑除魔

Jing jian Chu mo

金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5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9.875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660

责任编辑: 大钢

封面设计: 冰宇

责任校对: 何莉

ISBN 7—5313—0596—8 / I · 562 定价: 9.80 元

十四

蝶虹堡自从三眼豹谢文鑫失踪以后，引起一阵动荡不安的骚动，而北邪充魂更大肆搜查各处，皆不得要领。

堡内的重要人物也互相猜忌，尤其是两个大护法任修和任勉处处受到监视，行动已不若以前那般自由了。

这件事不久便风平浪静，蝶虹堡又恢复原有的寂静，但是这种出奇的寂静却隐藏着最大的杀机。

这里常有一条黑影在夜晚三更时飘向一处屋宇，堡内虽有高手如云，但都不耐黑夜的沉寂，早抱着女人而入梦乡了。任凭这条黑影畅行无阻。

每当一盏风灯挂起的时候，这条神秘的黑影便会朝这盏风灯之处赶去，今夜这盏风灯又挂起来了。

今夜蝶虹堡显得格外异样。四处习习清风吹拂，突然一条捷迅的黑影从南方飞起，向着风灯之处扑去！

这条黑影尚未扑至，便从另一方又飞起一条黑影，同时往风灯之处疾扑，只有前面那条黑影遥空连击三拳，后面黑影也跟着拍了三拳，这种以掌为号的两条黑影，心中都知对方是谁了。

两条黑影首尾相接，向那盏风灯处疾扑，等他们到了那里以后，那儿早已立着一个黑影等待他们了。

只听立着那个黑影道：“二位都来了，快随老朽入内！”

说着便把那盏风灯熄灭，然后带着两个夜行人转进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此时从里面迎出一人道：“赵卫士与小友都

准备好了吗？”

诸葛龙忙道：“一切都很顺利，前辈尽可放心。”

赵七迫不及待的道：“任大护法，我们什么时候发动？”

任修沉吟片刻，说道：“明天夜晚三更就是蝶虹堡的末日。”

这一句话无异决定了蝶虹堡毁灭的命运，诸葛龙早就等待这一天了，他隐身蝶虹堡就是要报杀父血仇，现在机会已经到了！

他兴奋地问道：“明夜三更我们要如何会合？”

任勉轻轻叹息一声，道：“明夜以火光为会合的信号，只要蝶虹堡火势一起，堡主和血龙手及伏魔天尊必会往起火场查看，那时小友就可直接找他们报仇，而我俩便和堡主决一死战。

任修似在构思计划，沉吟了良久，说道：“赵七负责放火，小友在放火之前，先向堡主的心腹侍卫下手，我俩负责点燃堡内暗藏的火器信号，还负责和各位联络之事，如若发生变故，我俩必会通知二位重新布暑。”

这种详细的计划若非任修说了出来，几人真还不知从何着手，因为蝶虹堡的一切，恐怕堡主都没有任氏兄弟清楚。

诸葛龙双睛含着慑人的光芒，道：“前辈，我心中想到了一件事，不知该不该问？”

任勉回目一笑，道：“什么事，尽管说吧！”

凌天玉龙微笑道：“关于那埋藏的火器引信点着后，不知多少时间方能爆炸？”

任勉倒是未料到他会突然提到此事，怔了一怔，心中实猜不出他问这个做什么，难道他不信任自己火器的威力？

他沉默半晌方道：“约需一个时辰吧，要是逢到阴雨要多一点时间。”

诸葛龙一听有一个时辰的时间，足够自己去办那件事了。只是万一临时遇到事故，这些可怜的人就要埋身堡底了。

任修似已看透他的心意，轻声一叹道：“小友想在一个时辰之内救那些被堡主关在秘室的绝代佳丽是吗？我劝小友还是别枉费心机吧！”

凌天玉龙神色一愣，自己内心所想之事竟被任修一眼看穿，面上略感羞红，期期艾艾地道：“难道让这些无辜的弱女活活地埋在堡底下？”

任修面上黯然地道：“你就是挖空心思把她们救了出来，他们也无法活出一年半载，况且里面机关密布，哪会轻易办到。”

语声微顿又道：“而且火器引信一经点上就无法脱出毁堡之危！”

诸葛龙闻言不禁大失所望，知道自己要救那些陷身魔掌的无辜女子不是一件易事，忙又问道：“把她们救出来怎又活不到一年半载呢。”

任修长叹一声道：“她们已服了北邪充魂特制毒药，忘却了本性，尽情作弄风骚，但不出三月便会毒发而死，你救她们与不救她们都是逃不出一死。”

诸葛龙唔了一声便不再语，他不会料及北邪充魂任少甫会用这种恶毒手段对付一些专供他享乐的女子。

赵七狠声骂道：“她妈的，北邪充魂还有人性没有？真可恶！”

他本是一个乡间老粗，出口骂人已成了惯事，根本不知话声太过粗鲁。

任勉莞尔一笑道：“二位先请回去，明夜此时必能出尽心中乌气。”

诸葛龙双目之中神光一射，道：“明夜必让这些魔崽子尝尝少爷的手段。”

说完便和赵七往屋外行去。

凌天玉龙回到住所之后，顿感事态严重，只见自己房间凌乱不堪，显见有人翻动过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行动莫非已落入人家的眼中？

他正感疑惑之际，忽从背后响起一丝冰冷的笑声，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霍然转身望去！

只见蝶虹堡总管赤阳剑客林大成，嘴角含着阴冷的笑意望着自己，他两道凶光，露出怀疑的神色向自己身上不住地打量。

诸葛龙已知事情不妙，若让这个老狐狸发现自己的秘密，则全盘计划都会被他的打消，而自己的行踪再也无法隐瞒了。

他上前躬身一揖地道：“不知总管驾到，恕小的有失远迎！”

赤阳剑客林大成鼻孔发出一声冷哼道：“纪巡查这么晚了到哪里去了？”

这声巡查立刻提醒了凌天玉龙，如今他化名纪九为蝶虹堡的巡查使，正好使他有言可答，心中也安宁了不少。

他故作认真地道：“最近堡内常发生事故，小的身负巡查之职，每夜都要巡查数次方能安寝，小的刚刚巡查……”

赤阳剑客林大成嘿嘿笑道：“纪老弟忠于职守，是我错怪你了？嘿嘿……”

诸葛龙一听话中有话，林大成语气不对，知道自己引起他的怀疑。或许因为他没抓着证据，不敢……

他不暇多想便道：“总管并没错怪，小的确有不是之处！”

赤阳剑客林大成逼近一步道：“纪老弟最近是否发现有什么可疑人物？”

诸葛龙一震，忙笑道：“这……小的本领平平，竟未能……”

他尚未说完，赤阳剑客面色一板，道：“从纪老弟刚才的身法上，你的功夫恐怕比我高得多了，是吗？”

诸葛龙暗呼：“糟了！这小子颇不易缠，自己再和他敷衍一阵，若是不行，只好先把他废了。”

他恭维地笑道：“那里，总管乃是世外高人，一手赤阳剑法除了堡主之外，恐怕无一人能敌，小的哪敢和你比！”

果然。

赤阳剑客林大成觉得这句话非常受用，他被捧得高高在上，颇有唯我独尊之态，面上的神色不觉一缓，但是那两只令人生厌的狗眼却不眨地望着凌天玉龙，似想从面上发现一些所需的秘密。

殊不知此时诸葛龙正在暗暗骂道：“老贼，姑且让你多活一天，等到明夜三更我非把你这个狗头宰了不可！”

赤阳剑客林大成嘿嘿地道：“赤阳剑法虽非正派剑法，却可冠绝天下，不知多少剑家名手都会栽在我的手里，记得家师曾以赤阳剑法连胜各派二十七个高手，威力可想而知了！”

他竟厚颜地乘机大吹法螺，可知这人妄自尊大，诸葛龙

闻言不觉暗自皱眉，嘴上却道：“可惜小的无缘见识一下天下无双的神奇剑法！”

赤阳剑客林大成奸笑一声，道：“时光不早，我要走了。”

他见凌天玉龙始终镇定如恒，根本无法看出破绽，知道久留反而失趣，只好借机下台了，准备从暗中侦查。

他这一走，诸葛龙正是求之不得，也不坚留送他出去，但是诸葛龙却发现赤阳剑客林大成在临行之际，两道眼神朝自己深深地一望，这双凛利的眼睛含着阴险之意，使自己不能不防一着。

诸葛龙的猜测并没有错，赤阳剑客林大成假意离去之后，走了不远便又蜷回隐身暗中，偷窥凌天玉龙一切举动。

还好凌天玉龙没有把人皮面罩取下，不然这一切就很难想象了。

其实诸葛龙也发现他的行动了。

赤阳剑客林大成守了一夜毫无所获，只好忿忿地离去。

第二日，夜色方浓之时。

凌天玉龙展开了他的工作，出乎预料的赤阳剑客林大成似有意和他捣蛋，始终暗中跟随着他，使他无法行动。

但是，诸葛龙也是聪明之士，既然甩不掉赤阳剑客林大成的跟踪，干脆停止行动，只要看准机会，存心先把这个讨厌的家伙毁掉。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诸葛龙想尽一切方法也不能甩掉赤阳剑客的跟踪，他内心不免略感焦急，唯恐自己误了大事。

一个更次过去了，紧接着二更也消逝了。

当更鼓连击三下之时，蝶虹堡已布满了杀气，酝酿着惨

烈的巨变。

忽然。

一条黑影似轻烟一般快捷的速度，熟悉地往一排房舍疾快扑到，手中提了许多纸包，向每间房舍撒去。

当他完成了工作之后，嘴角浮出了得意的笑意，他向四处略略游顾，便打亮火种向屋前屋后上下掷去。

一会儿。

那条黑影便连转数转消逝而去！

黑暗方逝，只见一轮熊熊的火光冲天而起，此刻蝶虹堡已不再暗，四处的房舍一齐飞扬着熊熊烈火。

秋高气爽，木叶干枯，火势逐渐地蔓延起来，这个沉沉寂寂的蝶虹堡，终于成了一片火海。

“救火啦！救火啦……”

随着就是咣！咣！……紧急的钟声。

只见四处人影晃动正在设法抢救，但是，象这样烈焰熊熊的冲天火势，凭着凡人之力哪能救熄，于是喊声、喝骂声混合成一片。

突然。

几声凄厉的啸声划空而过，随着啸声飞来三条黑影落于火场，只听这三条黑影中有人喝道：“这个纵火的人，胆子也着实太大了！”

语音方落，便听到一阵朗朗的笑声，道：“北邪充魂，你死到临头了！”

这三个人正是蝶虹堡堡主、血龙手与伏魔天尊三个魔头，他们闻声一震，朝发声处望去。

只见他们面前出现四个人，齐都怒目相视，面含杀气，

北邪充魂神色一愣地道：“想不到会是二位哥哥和弟弟过不去！”

他言辞锋利，一上来便把不义的大帽大压在任修与任勉的头上，使任修与任勉气得面色铁青，任修冷冷地道：“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你等着死吧！”

血龙手蒋世豪怪笑一声道：“原来蝶虹堡这把火是你们放的……”

诸葛龙早已按耐不住火气，想到父母身受惨死，不禁气得浑身颤抖，面带皱气，厉声喝：“狗贼住嘴！今夜少爷要代父报仇了，你……”

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飞身就要动手，血龙手蒋世豪摇手道：“且慢！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儿，先说说你父亲的姓名，让大爷想想有没有这回事，再交手不迟！”

凌天玉龙怒火攻心，喝道：“你自己做的事都会忘了吗？”

血龙手蒋世豪狞笑道：“在下杀人无数，哪能记得那么多。”

诸葛龙怪然笑道：“我就是翠手金环诸葛敏之子，凌天玉龙诸葛龙是也！”

血龙手蒋世豪与伏魔天尊王大孔全身一震，想不到凌天玉龙会是这么年轻，传言他的武功如何高超，简直使人难于置信，心中俱存轻敌之念。

伏魔天尊王大孔嘿嘿笑道：“你那老儿父亲死有余辜，你……”

诸葛龙哪能容他侮辱亡父，眼中透着寒光，喝叱道：“你们这两个贼子，拿命来吧！”

说完，眉头一挑，身形陡起，单掌微翻便朝伏魔天尊当

头罩下。

北邪充魂往前抢出一步接实这掌，喝道：“蝶虹堡岂容外人在此行凶！”

诸葛龙被他一招逼回原地，不禁气得粉面铁青，双掌一提又要攻上。

任修与任勉飞身而上，道：“堡主，我们的事还没完呢！”

两人也不再答话，施出暗中苦修的秘拔向北邪充魂狠命出手，北邪充魂长笑一声，便打在一起。

诸葛龙眼中透着骇人光芒，双掌一提朝血龙手蒋世豪与伏魔天尊王大孔每人击出一掌，要以一人之力独斗两个黑道魔头。

伏魔天尊王大孔嘿嘿地道：“蒋兄，请先暂退，让我毁去这个小子！”

血龙手蒋世豪答声“好”字，便依言退下，让诸葛龙与伏魔天尊战在一处。

凌天玉龙冷哼一声，运起双掌凌厉抢功，他除得了苍山一叟的真传外，还得了阴阳神太绝技，功力自是深厚，出手之间都是狠招，每一掌都带起嗖嗖的风声。

伏魔天尊王大孔乃是成名多年的老魔头，本领高得不同凡响，和诸葛龙交起手来正是半斤八两，不分上下。

只见两条身影在空中翻舞腾越，分不出哪个是谁？两人手法独特怪异，每出一招都含着万千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这时火光冲天，烟气迷漫，这些蝶虹堡的魔徒忘却了救火，都被这两对缠战的高手武功所吸引，但他们却不敢上前帮忙，因为堡主没下令之前，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凌天玉龙和血海仇人伏魔天尊缠斗二十余合后，长啸一声，身子凌空拔起，对着伏魔天尊当头罩下！

伏魔天尊王大孔身形一转，举掌遥空击出，诸葛龙冷哼一声，原式不变，施出阴阳神爪的颠倒阴阳，当头直落！

伏魔天尊也是恶运当头，竟未认出这招的厉害，等他发觉为时已迟，只见他惨嚎一声，被阴阳神爪撕得胸前爆裂。

凌天玉龙虽然把伏魔天尊毁于阴阳神爪之下，但是他也被伏魔天尊王大孔的掌风扫了胸前一下，只觉口内一塞，真气立泄，飘然落于地上。

他方拿稳步子，陡感背后响起一阵剑嘶之声，而血龙手蒋世豪也从前面挥掌进袭，他知敌人施出前后夹击。

诸葛龙冷笑一声，步下移位，飘身一旁，顺手把飞月流星环取在左手，怒目瞪着偷袭的赤阳剑客林大成及血龙手蒋世豪，血龙手蒋世豪举掌一挥，喝道：“小贼，我跟你拼了！”

只见他那双肉掌变成赤红之色，身形疾扑而出，双掌如暴风疾雨向诸葛龙身上拍到，而赤阳剑客也展开赤阳剑法，挥挥霍霍金光向凌天玉龙身上大穴刺至！

诸葛龙虽被两个绝世高手进袭，却毫无惧色，他展开师门所学，进退自若地和他们两个酣战在一起。

任修与任勉合击北邪充魂任少甫，竟沾不至一点便宜，反而被北邪充魂逼得缚手缚脚，异常吃力。

他们不愧都是当代名家，每出一招便联想到下一招，但他们打得并不惨烈，极象儿戏一般。

只见双方都是游起数步，方缓缓推出一掌，可是明眼人看起来可又不同，每掌都是奇奥绝伦，千变万化，只要击在身上，就得当场毙命。

本来任氏兄弟根本不是北邪充魂之敌，但是任氏兄弟巧得秘笈，数年来都是在暗中习练，功力自是增加不少。

而北邪充魂成日沉醉于美色之中，身子早已亏虚，是故方能打成平手。

三人如走马灯般团团直转，晃眼间交手数十回。北邪充魂从未吃过败阵，哪知今夜竟被任修与任勉打得险象环生，不禁气得连啸数声，掌势立变。

只见北邪充魂好似一头猛虎，冲在任修与任勉中间尽是攻招，任勉睹状暗自一凛，狂喝道：“贼子可恶！”

三人不顾性命拼死进招，这一拼命打斗，形势立变，只听砰砰两声大响，三人身形一分。

只见任修面色苍白，嘴角含着殷红鲜血，北邪充魂打了任修一掌使他重伤，但自己也挨了任勉一下重击，全身真气再也提不起来了。

北邪充魂眼中凶光忽隐不见，长叹一声道：“二位哥哥休再生气，小弟知罪了！”

这一番大打出众人意料，他说完便坐在地上，又道：“请二位哥哥快给小弟一个痛快吧！”

任勉激动地道：“贤弟能大澈大悟。以往过错不提也罢！”

原来北邪充魂见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而和自己作对的竟是同父兄弟，心灵之间忽感到一种无名空虚，凶念不知为何消逝，是故说出这番话来。

北邪充魂长叹一声道：“既然两位哥哥宽恕小弟，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语声一顿道：“哥哥快去寻宝儿吧，别让他再做三元帮帮主，叫他重新做人，他身上无毒，哥哥甭担心。”

说完，便掉头往蝶虹堡的秘室如飞而去。

任勉睹状大惊，道：“贤弟速回，此堡马上就要爆毁！”

北邪充魂回头惨笑道：“你们走吧，蝶虹堡就是我的墓地了！”

任修身负重伤，还欲准备把任少甫追回，但知道追也白追，只好默然地扶着任修，望着北邪充魂的背影出神。

凌天玉龙与血龙手蒋世豪、赤阳剑客缠战良久，独不能决出胜负，暴怒之下，挥掌把赤阳剑客击退三四步，然后再以一式旋阴转阳攻向血龙手蒋世豪。

血龙手蒋世豪也杀红了眼，对着来势不避不闪，怒喝一声，运掌抵上，四只手掌几乎贴在一起。

而赤阳剑客也乘势向凌天玉龙划出一剑，只听轰的一声及嘶的一响，血龙手蒋世豪被击飞一旁晕死地上，诸葛龙背上被赤阳剑客划开一道十余寸的血槽，前胸复受剧震，也跌坐地上不起。

赤阳剑客狞笑一声，施出一招长虹贯日对着凌天玉龙当头罩下，诸葛龙连番受伤，真气似已受阻，身子根本无法转动。

正在这间不容发之际。

忽听一声大喝，道：“贼子尔敢！”

从斜方横飞出一条黑影，双掌似山地向赤阳剑客背后压到，赤阳剑客不顾伤敌收回剑势，急忙转身而退。

只见赵七突然出现，他冷哼道：“姓林的，今夜就是你的末日！”

赤阳剑客凶眼一瞪，就要和赵七交手，他斜目一瞧，任勉这时也向他逼近，喝得魂飞魄散，慌忙向秘室方向逃去。

赵七惶恐地道：“一个时辰快到了，蝶虹堡立刻就毁，我们快点离开吧！”

任勉点头道：“你刚才看见引信还有多长？”

赵七忙答道：“还有一丈余长。”

任勉一声神色大变，立刻挟着任修，并命赵七挟着凌天玉龙飞驰堡外。

二人脚下加劲疾驰，刚出蝶虹堡……

蓦的。

“轰轰轰”几声震天大响！

刹那间，地陷山摇，崩裂的灰土与巨石四处溅飞，将一座铜墙铁壁的蝶虹堡活活毁埋土中。

赵七感叹地道：“北邪充魂生平恶迹无以计算，他哪会料及晚年竟会遭此下场，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语，丝毫不谬。”

此刻，身受创伤的任修和诸葛龙均已调息完毕，卓立当地。

诸葛龙冷笑道：“这些奸邪之徒，能得这种死法，还算便宜了他们。”

任修与任勉闻言，神色黯然，北邪充魂任少甫虽然死有余辜，总归是同父兄弟，自己非但没有尽兄长的义务，反而把他毁了。

任修凄然地道：“北邪充魂事到临死，尚能省悟，还不失为……”

他语声未毕，突闻诸葛龙惊叫道：“你们看，那是什么？”

诸葛龙手随话声指向南方天空，要知此时夜色黑暗如漆，除蝶虹堡高燃熊熊烈火之外，处处都是黑乌乌地，根本

无法看到五丈开外的事物。

凌天玉龙竟于远处有所发现，岂不令人难以置信，众人闻言，俱是一震，一齐举头望去。

只见二盏红红的小灯，又像是两双红眼睛，从南方一眨一眨地飞来。

两点红光疾若流星，愈来愈大，众人皆被这奇怪的东西震撼。”

任勉惊呼道：“呀！是双扁毛畜牲！”

其实他也不知此属何物？只是凭他江湖见闻广博，略微沉思，便确定这必是一双大有来历的异鸟。

瞬息之间，呼呼风响渐临头顶，诸葛龙不由脱口惊讶道：“好大的鸟呀！”

只见一只全身金黄的巨禽，从他们头上俯冲而过，瞬息已是数十丈远，转眼间便去得无踪无影。

任修惊叹道：“这只千年大鹏鸟，怎会在这里出现？”

诸葛龙闻言一愣，自己在未习艺以前，会在深山大泽见过无数大鹏鸟，但从未像今夜所见的这么大。

他哈哈笑道：“听前辈之意，好似知晓这只巨鹏的来历？”

任修面似黄蜡，喘息道：“若我推测不错，这只巨鹏就是“浮幻子”前辈的坐骑，只是道人坐化有年，他的坐骑怎会又复出现呢？”

语声一顿，道：“相传这只巨鹏善解人意，最忠于主，更擅扑击之术，若浮幻子真地坐化，它怎会离开浮幻子而到这里呢？”

赵七插嘴道：“浮幻子是什么人？我怎么没听过呢？”

任修环视众人一眼后，道：“浮幻子居于东海长离岛，从